

談自己選擇研究題目時的「四不碰」

曹仕邦

從事學術研究的人，對如何選擇自己要研究的題目 (Topic) 是個要謹慎處理的問題。以筆者多年從事於此的經驗，深知有四類題目要避開不碰。如今借此篇幅寫出，希望我的看法對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有用。

第一、人多的題目，不要碰

所謂「人多」，指目前學人們一窩蜂地從事探討的題目。何以這類題目不能碰，原因是研究它的人既已夠多，自己若要擠進這圈子的話，一方面既要參閱無窮無盡的別人已發表的研究成果；另一方面，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可能屬於多一篇不嫌多，少一篇也不嫌少的不出色又無創見的研究文字，故筆者寧可不碰這方面的題目。

那麼何等題目屬於此類？拿佛教研究來說，禪宗的研究便屬此類。君不見無論禪宗的思想，禪宗的歷史等等，豈非目下仍屬群趨研究的題目？除非自己能有獨特的發現，不然很易損手或徒勞無功！

當然，筆者並非瞧不起研究禪宗的學人們，上面的話，僅屬表達自己何以不碰這類題目而已。

走筆至此，想起一九九九年年初，曾有不認識的從台灣往斯里蘭卡 (Sri Lanka) 國留學的華人比丘尼冒昧寫信來，說她打算以研究玄奘三藏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，向筆者查問有關史料。由於來信語氣不遜，筆者回信不客氣地直斥她無研究潛能。因為那時已屬二十世紀之末，過了公元二〇〇〇年，便進入二十一世紀，卻仍要研究奘公？倘使她知道翻翻已故張漫濤居士主編的《中華民國六十年來佛教論文目錄》，便知自民國元年至六十年已有多少人研究過這位華夏最出名的法師！而且，張氏所收僅有華人的論文和專書，尚未包括歐美、日本和印度學人對奘公的研究。這位除饅女身在斯里蘭卡，這國度屬印度次大陸的國家之一，她身在斯土，應知印度學人們如何熱心研究玄奘（因為印度人崇拜奘公，據所知，舉凡玄奘求法時曾訪的印度地方，如今當地都豎立牌子說明這位支那大師曾到此一遊）。在此情形之下，這比丘尼很難再有什麼新發現。再者，玄奘三藏最出色的佛學是唯識學，她已有法相宗學問的基礎嗎？

第二、鬼多的題目，不要碰

所謂「鬼多」，指這類題目已被不少已過世的人研究過，它不能碰的原因，跟前節所言一樣，很可能許多問題已被這些大行的前輩研究得透切，再沒什麼留給你去探討的了！

何等題目屬於這類？「唯識論」的研究便是。君不見民國初年已有沙門太虛大師等，俗家居士梁啟超、歐陽漸、熊十力等已有許多有關文字發表了嗎？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中葉，仍有人鼓吹研究唯識，例如羅時憲教授（卒於一九九三）曾在香港組織一個學會，專門在週末開課講授這門學問，哄得一群中、小學老師著迷追隨他。可惜推廣多年，未見有何具體成績，因為羅氏本人和門下能教大學的弟子們，未見誰寫出有份量的研究法相宗思想的專書或論文！

何以如此？這緣於羅氏本人治學從閱讀丁福保《佛學大辭典》中的唯識學名相入手，本身不通梵文。而時至今日，不通梵文根本別碰這門學問，因為不少梵文的唯識學原典仍流傳至今，而漢譯唯識典籍，其譯文頗有曲解或誤譯！

還有，歐美、日本的學者之中，目下仍有人依原典而研治唯識學問，筆者梵文甚差，當然不會笨得去碰它

！何況，我一向不喜歡研究思想！

第三、一想就想到的題目，不要碰

這類題目所以別碰，因為你能一想就想到，別人也能一想就想到，換言之，早就有人將它研究並寫成論文或專書了！記得一九八九年執教於香港能仁書院的研究所之時，有一比丘尼學生來找筆者指導她研究「東山法門」，筆者登時拒絕！因為研究禪宗思想的人，誰不從六祖慧能大師的「東山法門」入手？還輪到她去研究？這比丘尼哭喪著臉說：「我喜歡呀！」筆者回說：「我不能遷就你的興趣而碰自己的老招牌，人家知道我竟肯指導學生研究這題目，還不視為笑柄而哄傳？」堅拒不納。

第四、一生做不完的題目，不要碰

在古時，不少著名學者以畢生精力僅寫一部書的，如西漢司馬遷的撰寫《史記》，東漢班彪、班固和班昭以父親和兄、妹三人合力完成《漢書》，在他們那個時代是可以的。因為司馬遷、班彪、班固各有官職，班昭已婚，寡居後成了後宮妃嬪的教師，都有官俸可以維生。但時勢推移，如今的生活與學術兩方面的環境都不似千載以前，學人們各自以學術著作力求自顯，無暇寫太

龐大的，畢生寫不完的題目了。

下面是一個現代人而寫這類大題目的悲劇，值得提出供大家參考：有一位已故的左姓前輩，在法國以「司馬遷（公元前一四五？～九〇？）跟希羅多德（Herodotus，公元前四八四～四三〇【或四二〇】）的史學比較」之類的題目去修讀博士學位。他老人家卻不想一想，司馬遷是中國史學的鼻祖，千年以來研究這位鼻祖和他的著作《史記》的華人不知凡幾？還要加上研究這方面的日本、韓國和越南的學人們，那麼要讀多少的有關著作呢？同樣，希羅多德是西方史學的鼻祖，研究他和所著《歷史（Historiae）》的歐美學人又不知凡幾？不知又要讀多少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等不同語文寫成的研究文字？結果，這位左前輩蹉跎歲月，換了三位指導教授，直到七十多歲高齡方取得博士學位，這值得嗎？

上述非屬佛教研究方面的故事，如今再舉一個佛教研究方面的——筆者差點掉進這類陷阱而不能脫身，幸好我為人機警，不致被困！

事緣筆者曾服務於一家研究所，在職期間曾寫成一部佛教的史學史，刊布之後，頗受注意。由於上述拙作的討論範圍僅及於五代十國而止，於是當年的代所長要

求筆者續寫五代以後的釋門史學發展。

本來筆者無意於此，因為自己數十年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於北宋以前，對有關的佛教史籍因經常引用而對它們的性質可謂滾瓜爛熟，故史學史寫來得心應手。然而自宋以降，由於僅研究過兩部南宋的天台宗史書和一部明初的僧傳，對五代以後的史書接觸不多，加上如前面所言不研究禪宗，而北宋以後的佛門乙部著作以禪宗的「傳燈錄」為主，筆者僅偶爾翻閱過其中一二而已，是以無此打算。

可是那位代所長一意力促，不得已，提出一個四年的研究計劃，申言自己對宋以後的佛家史著不熟，故準備用兩年半先讀畢所有現存的此類典籍，再以一年半執筆撰寫。

計劃呈報之後，過了三個月被打回票，所方說研究計劃一向走短線，每一計劃頂多只許兩年完成。倘使提出四年，則要改為兩年又兩年，先寫成一半呈交，再寫另一半！

怎麼辦呢？頭兩年筆者連要讀的書也未讀畢，那能寫成著作？加上那位代所長無肩膀，他既先力促我續寫，如今卻不替我力爭？本來筆者打算再申報要求以個案處理，後來想到這分明有人故意為難（因為有另一位研

究人員要編一部《阿含經》的辭典，卻順利通過可以無限期完成），提新要求定必再打回票，一氣之下，提出更改題目——依全世界的大學和研究機構通例，研究人員發現所提計劃有問題，可以在半年內換新題目——方不致陷身阱中不能自拔！

何以不能自拔？因為一年後完成新計劃的「求法史」之後，將已放棄的舊計劃中有關「編年史」部份提出申報，寫成後竟然光屬這部份已有十二萬多字，倘使原計劃不因被阻撓而放棄；而且寫得一如已刊的「佛敎史學史」那般水準的話，則恐怕拖延十年也完成不了，這豈不是一生都做不完的題目嗎？幸好筆者機警，及早脫身！

走筆至此，不免深歎那些想刁難筆者；一意迫我改爲兩年又兩年的人無甚研究學術和寫作專業論文的經驗。倘使他們深切了解研究與寫作過程的話，則他們應放任筆者以四年完成，則恐怕我如今仍困身於這計劃之中，不斷要求延期交卷，於是成了一個畢生精力盡耗於此的「皓首窮經」底可憐蟲，如此豈非較之僅僅加以刁難爲更勝嗎？

讀了上述的討論，年輕的學者們或會問應如何選擇自己的研究題目？筆者的意見是：這關乎每個人自己的興趣、才能和悟性，他人無從置喙，不過要注意兩事，

一者，不要向前輩學人討研究題目，因爲倘使有好的題目，他會留著自己研究，不會讓你知道，他肯告訴你的，一定是次等甚或三等以下的題目。二者，研究題目不要光就自己的興趣，還要注意它能否引起讀者們的共鳴？不然，你的研究成果發表後只好孤芳自賞，而你也不能將自己推銷出去而成名了！

圓融文教基金會甄選佛敎論文通告

- 一、對象：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及佛學院在學學生（含博士、碩士班）。
- 二、辦法：入選文章每篇各得新台幣三千元、伍千元、壹萬元之獎學金。
- 三、題目：論菩薩道的行持。
- 四、字數：限五千字左右。
- 五、主旨：本會創辦人天機法師慈心悲願，爲弘揚純正佛法，福慧雙修、解行並重，肯定人間的價值，以莊嚴佛國、成熟無量有情，暨紀念圓融法師一生爲培育教化之精神。
- 六、期限：即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，外埠以郵戳爲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- 七、E-mail: magazin@ms42.hinet.net
- 八、電話：○九三七一六九九一五五七（地穆法師）